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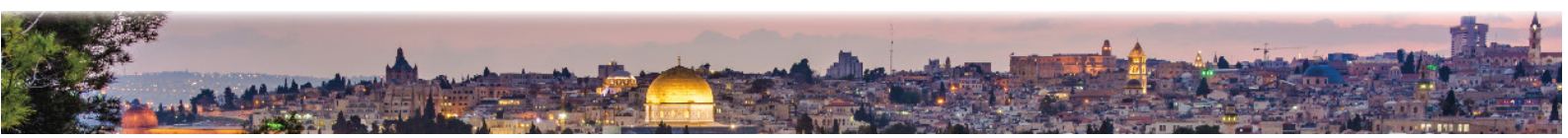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2025.07.11 猶太曆 5785

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著作所有，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

崛起之獅行動真正始於何時？

2025/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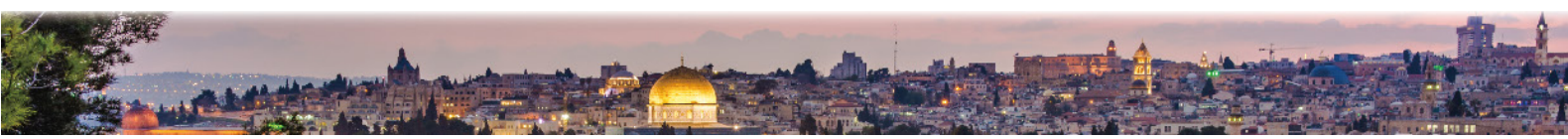
近日以色列與伊朗的戰爭，幾乎佔據了所有媒體新聞版面頭條，不論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非常關心這件事。以色列官方引用民數記 23:24，稱這次對伊朗發動的自衛性攻擊是「崛起之獅行動」（或稱雄獅覺醒行動）。而這次以色列發起的行動，實因在長時間等待多個國家的外交努力與政治協調之無效下而行，並且伊朗也幾乎到了完成製造核彈所需的濃縮鈾之最後階段了；伊朗一直以來既大膽又張狂地在國際媒體上絲毫不掩飾地說，他們的敵人是以色列，而他們的軍事目標就是要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試想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



面對生存危機中會不起而自保？以色列在面對此狀況下，別無選擇地採取先發制敵的行動，以避免遭遇敵人毀滅性的核彈攻擊，更是不願再次面臨亡國的命運。

其實從歷史上來看直到今日，以色列歷世歷代以來的敵人都抱著消滅以色列的目地與動機來逼迫她。如聖經中所記載的，出埃及記中的法老，為了要逼迫以色列為奴，一路追兵直追到紅海邊，最後卻是全軍覆沒；以斯帖記中的哈曼設詭計要消滅猶太人、卻事敗而亡；到了以色列北國被亞述亡國、南國被巴比倫帝國滅亡，以色列百姓被擄到巴比倫。西元 70 年羅馬帝國殺害猶太人並燒毀耶路撒冷城、猶太人就四散逃離到世界其他的國家開始了近 2000 年的猶太人流散史、接著以色列國土被羅馬帝國改名叫巴勒斯坦並不允許猶太人回來、再後來這塊土地被阿拉伯穆斯林佔據統治，到十字軍東征殺害不信基督的猶太人、並且之後土地再被鄂圖曼帝國佔據統治。

到了二戰時期，猶太人面對令所有人髮指並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希特勒及納粹在歐洲屠殺了 600 萬猶太人。我們因此可以從歷史上瞭解到以色列所面對的敵人與爭戰，才真的都是種族滅絕，甚至從 1948 以色列復國第一天開始，就要面對中東國家的聯合攻擊，要把他們趕到地中海滅絕，今天以色列已復國 77 年了 仍然面對葉門、真主黨、哈瑪斯，和現在伊朗的威脅，他們所喊出的口號都是要消滅以色列。我們回顧二戰的歷史，是人類歷史上軍人與百姓傷亡最多的一場殘酷的戰爭，然而大屠殺悲劇下無力還手的猶太人被德軍殺害了 600 萬人，卻是遠超過大多數參戰國家的死亡人數！大屠殺



悲劇確實深刻地喚醒了猶太錫安主義之士，決心不讓大屠殺悲劇歷史重演，猶太人要復國並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保衛百姓（以西結書 37:10），免於被敵人消滅。



這張圖描繪了二戰德國納粹將散居在歐洲各地的猶太人，系統性地分批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突顯了當時的迫害規模與組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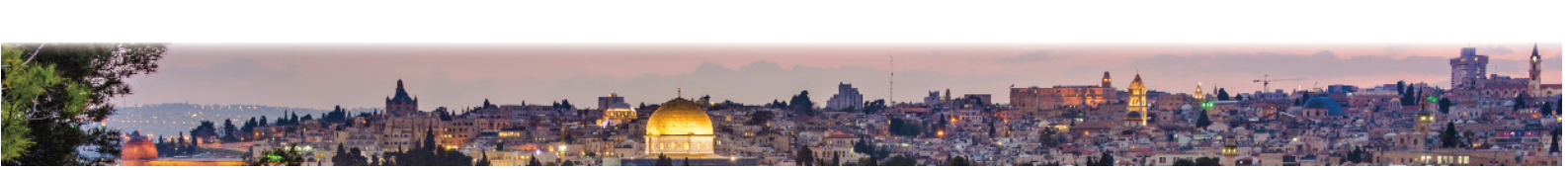




1944 年，猶太人抵達奧斯威辛集中營，猶太人首先要接受納粹的分類，體格強壯有生產力的被送往勞改營，而老弱婦孺無生產力的則被直接送往毒氣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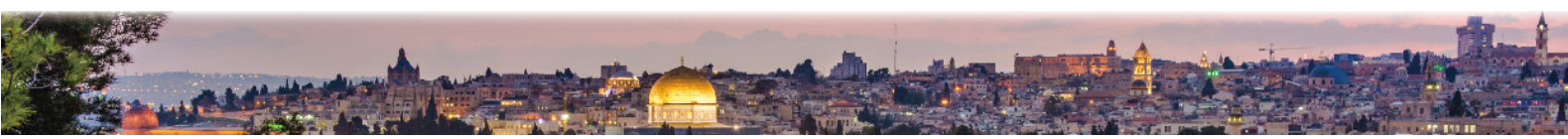
崛起之獅的呼聲因而響起。雖然以色列自 1948 復國至今戰爭從未停止過，所幸同時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的行動也從未停止過，至今已有 300 多萬猶太人回到神所賜給他們先祖的應許之地，然而這些人心中依然記得大屠殺事件的原因，因此他們必需採取先發制敵策略，因為以色列知道他們沒有退路，而以色列也絕不會讓大屠殺事件重演，所以崛起之獅早已在大屠殺事件中覺醒。

這次的崛起之獅行動（或雄獅覺醒行動），也使我看到以西結書 37:1-10 中的預言應驗——這是個駭骨復活的民族，並要成為一支極大的軍隊；以色列國土雖小但卻已成為中東地區的軍力強國。而崛起之獅行動使用了猶大支派的代表象徵圖



案—「獅子」，也可以明白目前以色列的猶太人大多數是屬猶大支派。那這崛起之獅的覺醒是始於何時？我想是因為猶太人飽嚙了 2000 年以來沒有國家沒有土地的流散滋味，和經歷過二戰這場針對猶太人要趕盡殺絕的殘暴大屠殺的反思。

而決定猶太人大屠殺行動的歷史悲劇關鍵，是源於 1942 年 1 月 20 那天，在德國柏林南方一個風景美麗的地方-萬湖，由萊因哈德·海德里希 (Reinhard Heydrich) 召開的一場萬湖會議，萊因哈德·海德里希是納粹黨衛隊高級領袖，也是帝國保安部部長，萬湖會議受命於希特勒和戈林所召開的一場會議，這場會議的目是決定如何處理歐洲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這方案從 1939 年就開始討論)，它與希特勒期望的目標一致就是要消滅所有歐洲猶太人。這場萬湖會議共有 15 人參加，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其中 9 人是律師，超過一半有博士學位，甚至其中也有神職人員的後裔，但會議中討論的焦點卻是如何殺害猶太人的男人、婦女和小孩，會議的結論在完全沒有人有任何異議之下通過，這是大屠殺悲劇的關鍵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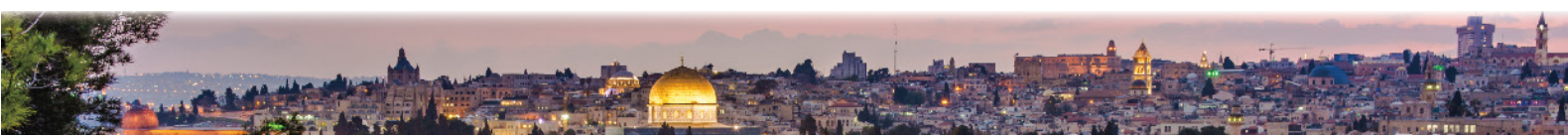




猶太兒童在抵達奧斯維辛集中營後的 2 至 3 小時內即被屠殺，圖中所見，是他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走向死亡之路的身影。

但為什麼以色列所面對的敵人都是要消滅這民族？

基督徒當然應從聖經中找答案，耶穌第一次來的時候，猶太人把耶穌釘十架，但在馬太福音 23:39 中，耶穌對門徒及猶太人說：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以色列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耶路撒冷歡迎耶穌的再來。因此以色列所面對的是一場接著一場的屬靈戰爭，因為仇敵也知道，耶穌已定下猶太人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在耶路撒冷歡迎祂，祂才會再回來；所以仇敵企圖消滅以色列，是為要阻止耶穌再來。今日以色列面對的屬靈戰爭不會因以伊戰爭結束而結束，以色列仍會面對一波再接著另外一波的屬靈戰爭，而且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含戰爭、外交、經濟等的模式來攻擊以色列，這各類的屬靈戰爭可能會繼續更猛烈地發生一直到耶穌再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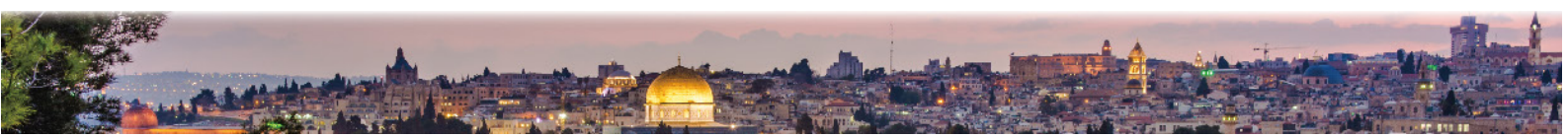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來才會停止。基督徒支持以色列，就是選擇站在聖經真理中支持神的救贖計畫，並且選擇同意以色列在神的救贖計畫中的角色，與天上的耶路撒冷對齊；當我們傳福音報好消息為歡迎耶穌再來時，更不應忘記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為以色列守望，直到耶路撒冷成為地上可讚美的，直到我們屬靈長兄完成使命，在耶路撒冷歡迎耶穌的再來，阿們。

文章來源：台灣 ICEJ 團隊

文章日期：2025/07/11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台灣 ICEJ 團隊



猶太移民因語言隔閡 而錯失戰爭重要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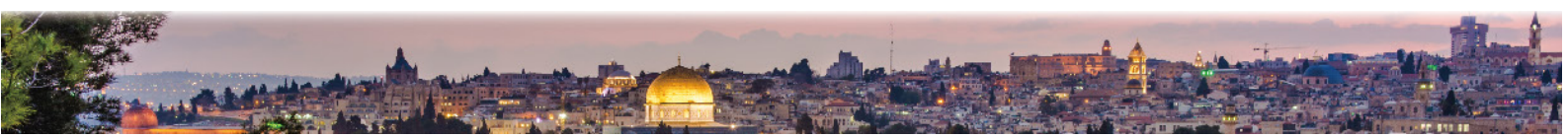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2025/07/11



2025 年 6 月 17 日，伊朗向以色列發射彈道飛彈時，以色列人民睡在特拉維夫市政府的地下避難室。（照片來源：photo credit: Chaim Goldberg/Flash90）

週一，以色列議會移民委員會表示，在與伊朗的衝突中，新移民如同被遺忘的群體，由於火箭彈警報和賠償指南只提供希伯來語版本，使得尚未熟悉希伯來文的新移民在緊急情況時，未能即時做出反應。

據以色列議會發言人辦公室消息，以色列移民、融合與僑民事務委員會主席吉拉德·卡里夫（Gilad Kariv，工黨議員）表示，居住在近期遭伊朗飛彈襲擊地區的移民比例「非常高」，然而關鍵時刻的安全與賠償資訊「並非以所有移民社群能瞭解的語言發送給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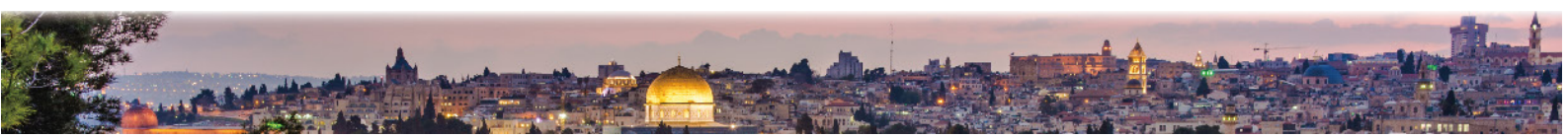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卡里夫議員承諾將舉行後續聽證會，「直到以色列的每一位移民都能得到最好的對待」。

以色列後方司令部公共資訊部門負責人塔瑪·拉維少校（Tamar Lavie，預備役）告訴此議會委員會，調整後的火箭彈警報應在「未來兩天內」，以多種語言提供。目前，手機警報和防空洞指示僅以希伯來語發佈，許多人則依賴社區志工翻譯，才能即時得到更新消息。

以色列稅務處的哈雅·利維（Haya Levy）承認目前用於提交戰爭相關財產損失索賠的線上表格，僅提供「希伯來文」版本，並表示翻譯工作正在進行中。



2025 年 6 月 17 日，以色列後方司令部的伊朗飛彈警告系統畫面。（照片來源：ISRAEL FIRE AND RESCUE AUTHO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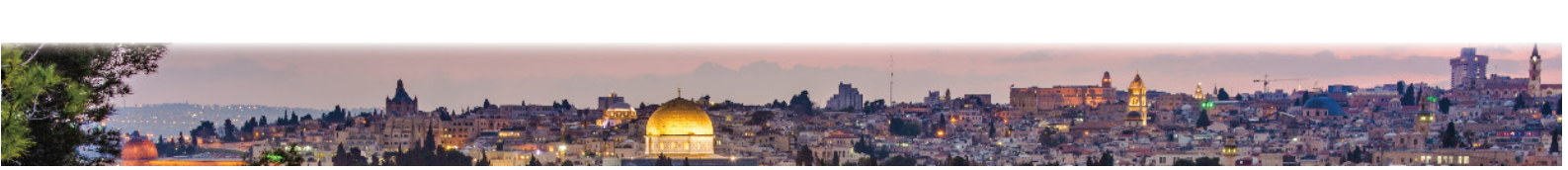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在現場幫助新移民填寫表格。」哈雅·利維說。「一旦租戶獲得新的租約，我們會逐案審查並提供賠償。」

卡里夫稱這種情況「令人無法接受」，並補充提及他會敦促各部委「將通知訊息翻譯成所有必要的語言」，並延長房屋受損的撤離居民入住由政府資助的旅店的時間。該委員會還敦促財政部延長提交賠償申請的截止日期。

猶太人事務局推動阿利亞回歸

猶太人事務局負責回歸與融合事務的副局長謝伊·費爾伯（Shay Felber）指出，儘管戰爭爆發，但潛在移民的取消申請率為「零」。該機構希望在七月中旬前，透過專機和包機的方式，將約 2,500 名「移民」（olim）接回以色列，以解救滯留在國外的以色列人。費爾伯表示，該事務局負責的所有移民中心「都配備標準的避難空間」。

以色列歸回與融合部表示，自第一枚飛彈落下以來，該部會便啟動「環繞移民行動」（Operation Otef Olim），向移民撥打超過 1.4 萬次的電話。該部會與非政府組織「ERAN」合作運營一條多語種的諮詢熱線，撥打*2994 即可聯繫到該部會的呼叫中心，且提供希伯來語、阿拉伯語、英語、俄語、阿姆哈拉語（衣索比亞官方語言）、西班牙語和法語的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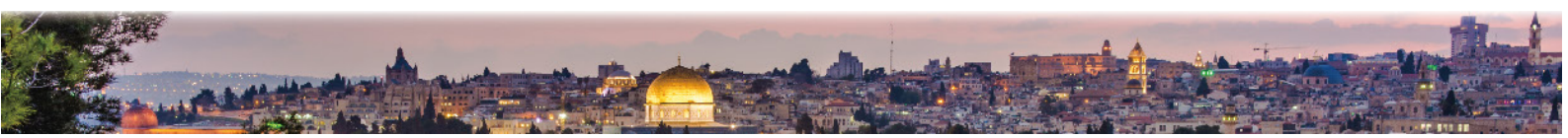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委員會成員和非政府組織代表敦促各市政府在當地熱線中增加外語選項，並闡明當公寓受到毀損時，移民租戶（不僅是房東）是否有資格獲得賠償。

「伊朗飛彈攻擊的對象包括『薩布拉』（Sabras，指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與新移民。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在這樣的時刻，擁有耐心和彼此照顧至關重要。」以色列家園黨（Yisrael Beytenu）議員葉夫根尼·索瓦（Evgeny Sova）說。

文章來源：JP

文章日期：2025/06/23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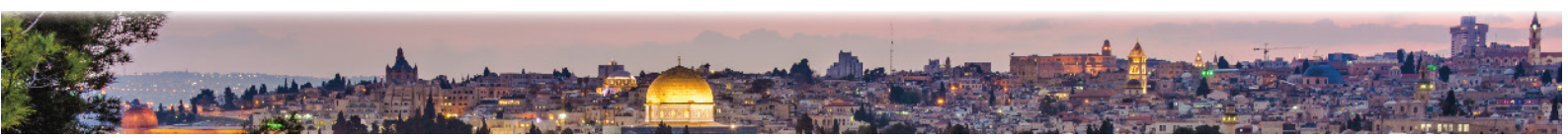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以賽亞書 49:22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他們必將祢的眾子懷中抱來，將祢的眾女肩上扛來。」

禱告方向

親愛的主，我們為著回到以色列的阿利亞禱告，當他們面對戰爭威脅與生活中的困境時，求主親自供應他們一切的所需，並賜給他們平靜安穩的心。懇求主幫助以色列政府有足夠的智慧與資源來幫助阿利亞的需要，也懇求主讓每個阿利亞都能融入在以色列的生活，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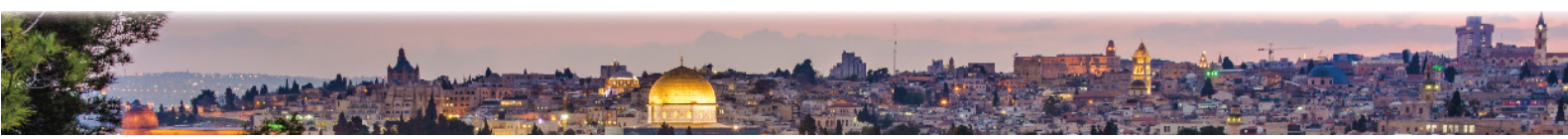
ICEJ 國際部快訊：援助以色列緊急行動

2025/07/11



親愛的 ICEJ 分部主任與夥伴們：

在以色列正與伊朗爆發衝突後，我的同工暨 ICEJ 慈惠事工和回歸部副總裁妮可·尤德（Nicole Yoder）整理了一份重點援助項目清單，盼望能邀請您參與奉獻和推動募款行動。以下是幾個需要資助主要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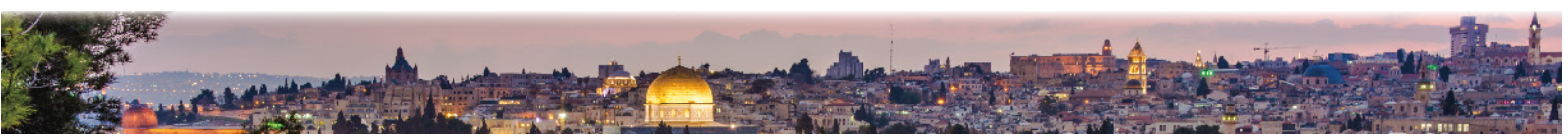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1 為大屠殺倖存者與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援助

ICEJ 每日為海法地區獨居的大屠殺倖存者提供 400 份熱食。許多倖存者中多數是孤寡老人，極度依賴這份供應。這不僅是一頓飯，我們希望透過這項計劃使他們感到溫暖和受敬重，並確信自己沒有被人們遺忘。由於許多家庭被迫撤離或受到戰爭的其他影響，食物上的援助對他們來說如及時的甘霖。

💖 建議奉獻金額：每份食物包 \$150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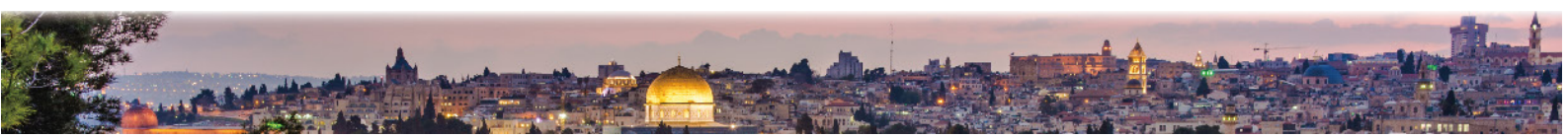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2 為撤離家庭提供緊急支援

數以千計的家庭自近日伊朗攻擊後，被迫撤離，急需基本的生活物資，如衣物、衛生用品和藥物等。許多孩子承受巨大創傷，也急需兒童心理療癒營（如暑期營隊）協助他們走出陰影。以長期來看，隨著家園和生活的重建，他們還需要得到教育與創傷治療等的支援。

 建議奉獻金額：基本生活用品 \$600 美元

 暑期心理療癒營（1 名孩童）\$400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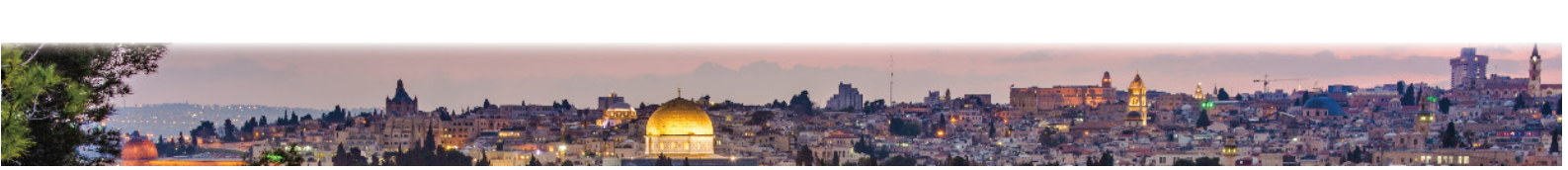


設置與升級防空避難室

據估計，目前約有 56% 的以色列人口缺少合用的防空避難室。與伊朗的戰爭使得以色列全國各地設置防空設施的需求急遽升高。ICEJ 正著手為高風險社區安裝新的防空避難室，也協助改善數百座公用防空洞。此外，需要為其提供的援助也包括床墊、椅子、風扇／冷氣與兒童活動用品等，特別是在酷暑的以色列夏季，這些設備至關重要，以便人們能夠安全地在公共避難室停留較長的時間。

🏠 防空避難室建造：\$26,000 美元

🧸 翻修一處公共避難所：\$1,700 美元






4 急救設備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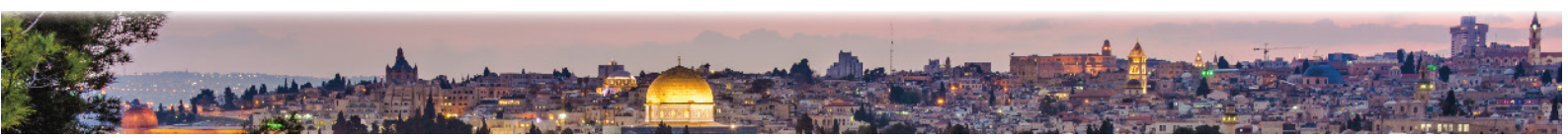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在緊急情況下，迅速可靠的通訊設備可以挽救許多生命。ICEJ 正為緊急小組提供必要的急救設備，包括無線電等關鍵設備。這些設備使緊急小組能夠在導彈襲擊或搜救任務中保持聯繫、有效協調工作，並即時採取救援行動，挽救生命。

 邀請您即刻參與奉獻！

5 支持後備軍人家庭與小型企業

數萬名後備軍人的長期徵召，對家庭與小型企業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ICEJ 正提供目標性的援助，幫助企業主渡過營運難關。當他們親人在前線捍衛國家時，仍確保他們的家庭不致陷入經濟的危機。

 協助一家小型企業：\$3,000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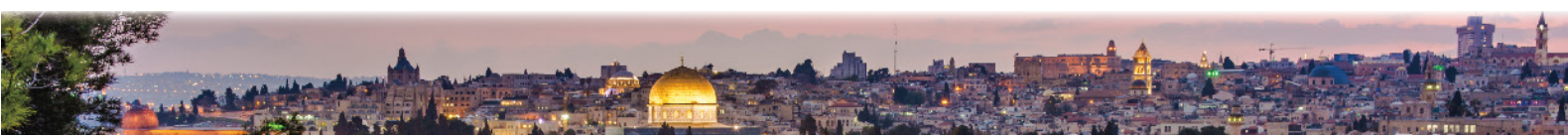




6 重建烏里姆基布茲動物輔助治療中心

在內蓋夫西部受戰爭影響的地區，ICEJ 正與當地的烏里姆（Urim）基布茲合作，重建並擴大歷史悠久的「動物角落」，為遭受創傷的孩童提供動物輔助治療。在 10 月 7 日的恐怖攻擊事件和持續的戰爭壓力之下，許多家庭對動物輔助治療的需求激增。然而，該場地年久失修，ICEJ 正幫助其改造成一個擁有新圍欄和治療空間的現代化治療中心。

 尚需資金：\$25 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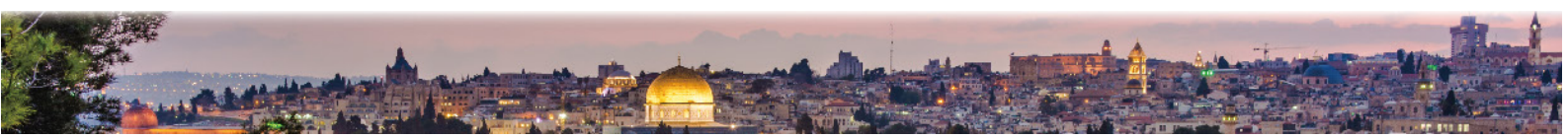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7 重建貝里基布茲兒童教育中心

貝里基布茲 (Be'eri) 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遭遇以色列史上最致命襲擊之一，132 名居民遇害，社區遭到大規模的破壞。被摧毀的建築包括兒童教育和青少年活動中心，這裡曾是 8 至 10 歲孩童活動的場所，如今卻已化為廢墟。ICEJ 計劃協助重建這座中心，將其改造成一個安全和現代化的療癒與學習空間。新的設施將為即將返回貝里社區家庭帶來希望，並象徵著居民們的堅韌復原力。

 尚需資金：\$85 萬美元

 預計完工時間：2026 年 10 月





8 卡法阿扎村的音樂治療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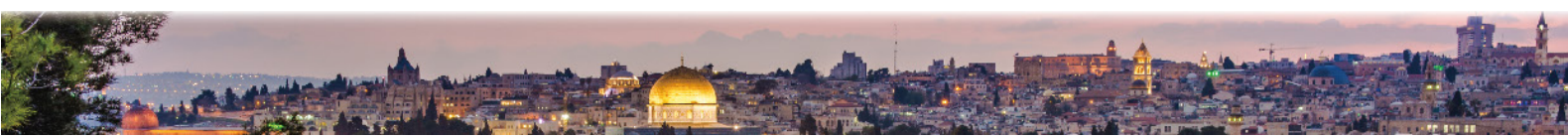
卡法阿扎 (Kfar Aza) 基布茲亦是 10 月 7 日重災區之一。ICEJ 正協助整修一棟現有建築並設立音樂治癒中心，以作為倖存者康復過程的一部分。

這座全新的中心將透過排練室、錄音室、工作坊空間，以及社區表演場地，以提供音樂治療服務。所有的設計目的，都旨在以音樂作為情感治療的工具，幫助人們走過哀傷、重建復原力和恢復社群的連結。這個空間將邀請兒童、青少年與成人共同參與治癒性的音樂課程與活動。

🎵 尚需資金：\$11 萬美元

願主賜福

ICEJ 國際事務副總裁 克謀智博士 (Mojmir Kallus)



文章來源:ICEJ 國際事務副總裁 克謀智博士(Mojmir Kallus)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撒迦利亞書 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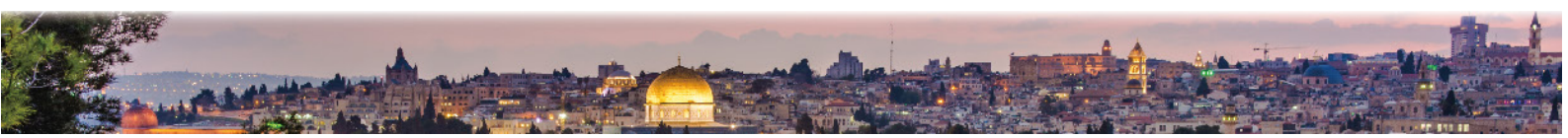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遠方的人也要來建造耶和華的殿，你們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裡來。

詩篇 112:9

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他的角必被高舉，大有榮耀。

禱告方向

親愛的主，感謝祢使用 ICEJ 以及台灣基督徒的奉獻，向以色列人民展現基督對他們不離不棄的愛，也應驗了經上的話，遠方的人也要來建造耶和華的殿。我們祈求主更多地賜福給奉獻和代禱的夥伴們，讓他們成為祝福流通的管道，在末後的日子顯出神豐盛的供應及榮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祝福所有的重建資金都能到位，所有的項目都能如期完成，使以色列人民的生活恢復正常，他們的心得以軟化回轉向神。奉主的名禱告，阿們。



ICEJ 協助大屠殺倖存者度過以伊戰爭

2025/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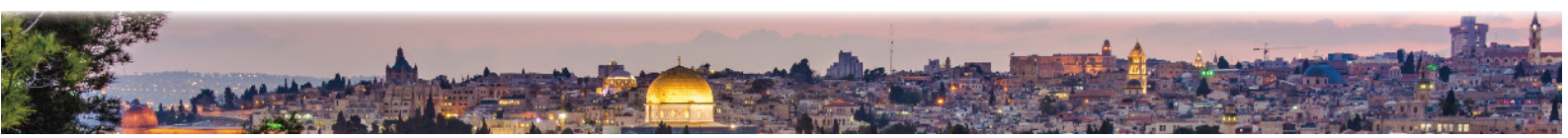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ICEJ 慈惠事工副主任尤迪絲·賽茲 (Yudit Setz) 與伊娜 (左) 和雅羅斯拉娃 (合影) 。

在經歷了十二天不斷響起的警報、無數徹夜難眠的夜晚與緊繃不安的戰爭陰影後，海法這座港口城市終於重現平靜。對於居住在 ICEJ 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的居民而言，這場最新衝突的結束，帶來的不只是鬆一口氣，更多的是反思與回憶。

這些寶貴的長者，早在納粹大屠殺中就歷經現代史上最黑暗的苦難：飢餓、流離失所、創傷與至親的喪失。而如今，即使在晚年歲月，他們依然展現出非凡的堅毅與尊嚴。

這場與伊朗的戰爭，以色列稱之為「崛起之獅行動」 (Operation Rising Lion)，是以色列前所未有的挑戰。龐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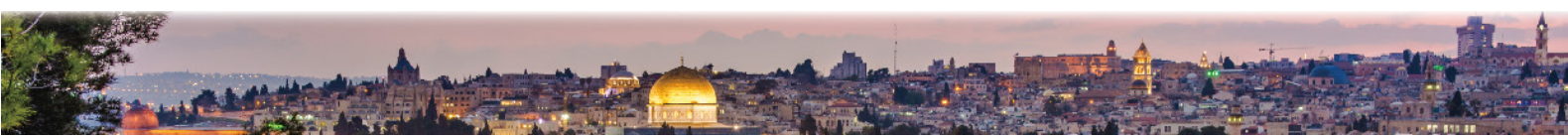
彈道導彈直擊以色列城市，許多民宅瞬間化為瓦礫，整個社區被迫撤離。但在這一切艱難中，我們的大屠殺倖存者仍以非凡的毅力挺過了戰火。

我們感謝神在此期間對我們的保護，因為有一枚導彈落在距海法倖存者之家不到 800 公尺的地方，但全體人員皆安然無恙。



工作人員為大屠殺倖存者預備和包裝熱食

ICEJ 在海法的工作團隊，從戰爭第一天就迅速啟動應變計畫。廚房與餐廳每日早午兩次全力運作，為倖存者們預備熱騰騰的餐食。不僅供應本中心的住民，也照顧海法周邊無法外出的人。每天大約有煮好和打包好的 400 份熱食送達到倖存者的手中，其中一些人因為過於恐懼或太虛弱而無法出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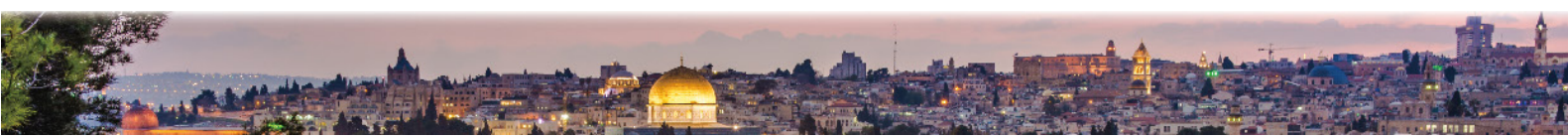
愛心志工親手送上一份份溫暖餐食，都在傳達著愛與關懷；讓每一位倖存者感受到：「你們沒有被遺忘，有人在乎並關注著你們。」

在這 400 位受助者中，有一位名叫伊娜（Ina）的女士，她出生於摩爾多瓦，是「德涅斯特河猶太隔離區」（Transnistria ghettos）的倖存者，在納粹大屠殺中失去了雙親與祖母。

她對我們說：「你們這樣關心我們，了解我們的艱難，真的讓我們心裡感到好溫暖。我甚至沒有勇氣出門拿藥，真的打從心裡感謝你們！」



ICEJ 慈惠事工副主任尤迪絲·賽茲（Yudit Setz）與亞莎（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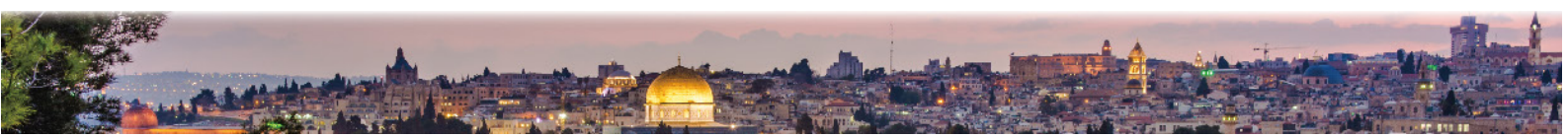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亞莎(Asia)則是在戰爭期間被驅逐到西伯利亞，經歷了飢餓、寒冷與疾病的折磨，最終於 1990 年回歸以色列 (Aliyah)。

她自豪地笑著說：「我真的很感恩能住在以色列，現在我的孫子們都在國防軍服役。非常感謝你們提供的熱食，在這戰火連天的日子裡，這真的是一份祝福！」

出生於 1934 年的莉迪亞(Lydia)，則是列寧格勒圍城戰(900 天) 的倖存者之一。她記得那時的嚴寒與飢荒，奪走了近百萬人的生命。如今她住在海法，對每次的探望與每句關懷的話都滿懷感激。

在我們分發食物的一間老人之家，我們遇見了雅羅斯拉娃 (Yaroslava)，她生於 1935 年，是目前海法唯一在世的「國際義人」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六歲時，她便擔任祖父的信差，協助在納粹佔領下的波蘭裡，藏匿與餵養猶太人。1995 年她獲准移民以色列，如今住在一間安養院中。她所展現的勇氣與同情心，甚至在她還是個孩童時，就已經激勵了許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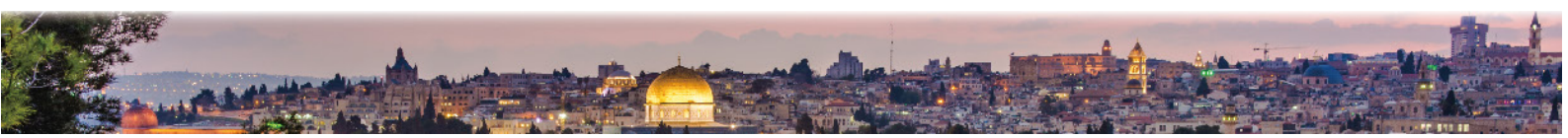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尤迪特與秀珊娜（左）合影。

在海法的一戶公寓裡，我們遇見了秀珊娜（Shoshana）和拉斐爾（Raphael）。這對老夫妻用其一生彼此相愛，即便在戰爭中依然不離不棄。今年已高齡 90 的拉斐爾，在警報響起時幾乎無法自行前往避難所。

他總是對妻子說：「秀珊娜，你先走。我愛你，注意安全。」

但她總是回答：「我也愛你，但我絕不會留下你一個人。」



托娃(Tova)是羅馬尼亞大屠殺的倖存者，她與兒子阿維(Avi)一同生活，阿維是第二次黎巴嫩戰爭中受傷的退伍軍人。他們的家中沒有防空避難室，然而她始終在信仰中堅守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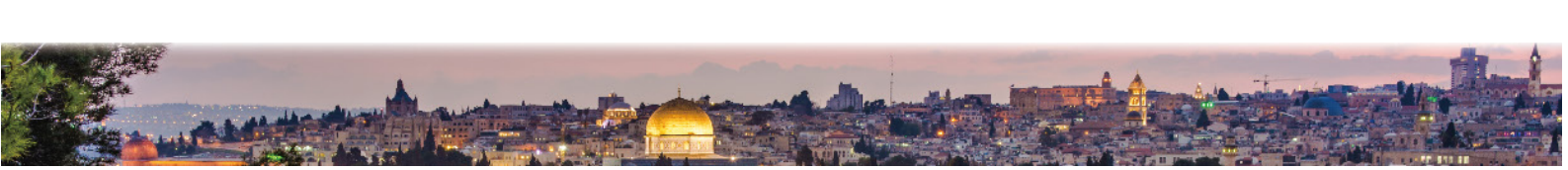
托娃堅定地說道：「這裡只有我、阿維，還有神——是祂保守了我們。」「對我來說，重要的不只是那份熱食，而是你們親自來了。這給了我希望。」

在另一間公寓，我們探望了 88 歲的愛德華(Eduard)。過去他曾因無法爬樓梯，而流落露宿街頭。如今在看護的協助下，他雖能留在家中，卻仍孤單一人。

他動容地說：「非常感謝你們來探望我。我真的感受到你們的關心與愛護，這對我來說意義非凡！」

施羅莫·卡茲(Shlomo Katz)曾經是一名受人敬重的醫生，也是熱切的錫安主義者。他在 1977 年從蘇聯回歸以色列(Aliyah)，如今他幾乎全盲。這場戰爭對他來說格外艱難。

「我在黑暗中奔向避難室……幾乎看不見任何東西，我感覺自己被困住了。」他回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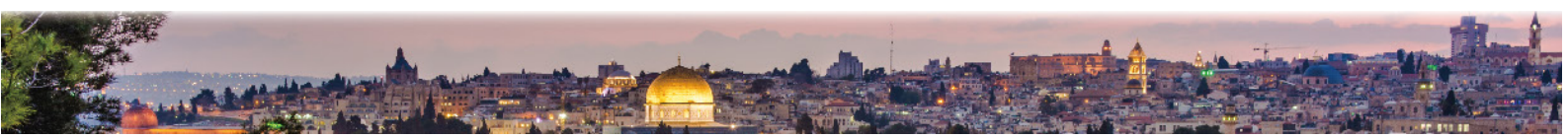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尤迪絲與路得（右）合影。

然後我們見到了亞伯拉罕（Avraham）和路得（Ruth），一對結婚 68 年的老夫妻。亞伯拉罕於 1946 年搭乘移民船從波蘭來到以色列，是家中唯一的大屠殺倖存者。經過短暫停留賽普勒斯後，他抵達應許之地，並遇見了以色列本地出生的路得，兩人在以色列共築了一生。

路得對我們團隊同工說：「不是只有食物而已，是你們帶進我們家的那份愛與關懷，才是真正令我們難忘的。」

ICEJ 海法之家副主任尤迪絲·賽茲（Yudit Setz）說道：「我們仍在努力從這場 12 天的戰爭中恢復過來，感覺這 12 天像是過了 12 個月。以色列的現實就是如此：前一刻還在戰爭中，下一刻就恢復到完全正常，讓人感覺不久前彷彿還身在另一個星球。」



「我們所有的居民與照護人員都大大鬆了一口氣。再也不用半夜驚醒、衝進防空洞，也不會有隨時響起的嚇人警報聲。現在大眾運輸也恢復運行，我們都能像以前一樣繼續著自己的生活。」

在戰時與戰後，一份熱食以及與送餐團隊之間的親切聯繫，對這些經歷過極大苦難的倖存者來說，真的意義非凡。ICEJ 深感榮幸，能在這些最脆弱的時刻，與以色列的許多大屠殺倖存者一起度過。

願他們的故事永不被遺忘，也願我們時刻準備好，以溫柔與尊重，去服事這群可敬的長者。

文章來源：ICEJ 納蒂維亞·薩繆爾森（Nativia Samuelsen）

文章日期：2025/07/03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台灣 ICEJ 團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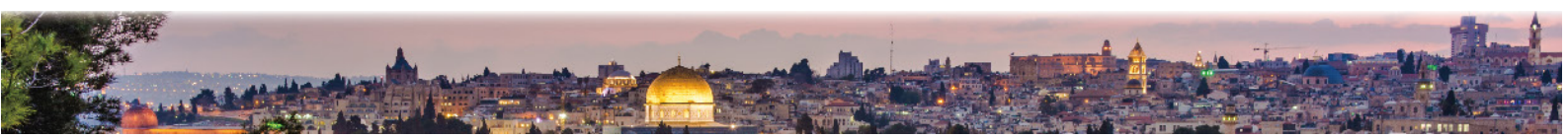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6:4

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擁。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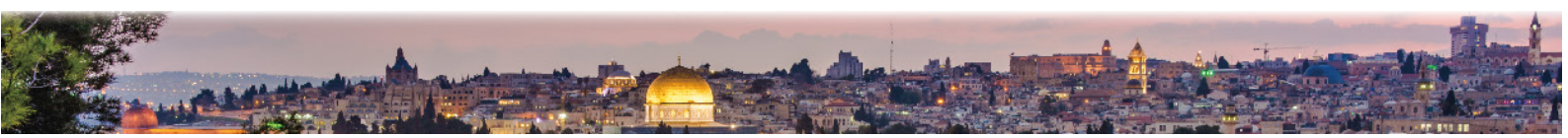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腓立比書 2: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禱告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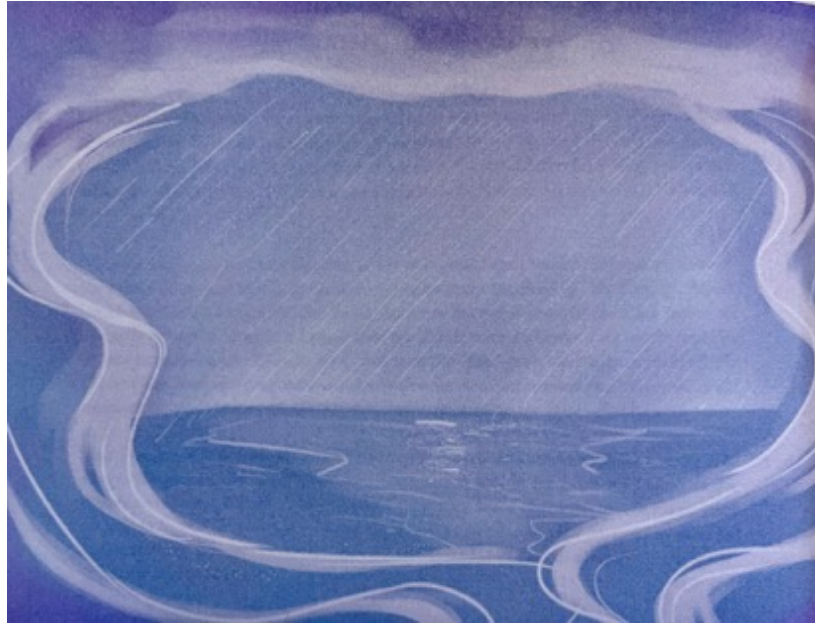
親愛的主，祢是使孤獨的有家，並成為他們的父與保全他們的生命的的神。感謝祢讓 ICEJ 與所有為大屠殺倖存者奉獻的弟兄姊妹，成為主合用的器皿，即使在戰爭之中，仍勇敢與以色列人民同站立，不退縮。因為基督的大愛激勵著我們，好讓我們時刻都能向有需要幫助的人展現主的慈悲與憐憫。我們祈求主繼續祝福所有在世的大屠殺倖存者，並感動更多教會的弟兄姊妹關注以色列的需要，不僅是實際物質方面，同時也為以色列全家的救恩禱告，一起為主耶穌的再來預備道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瑪西班牙月 (Cheshv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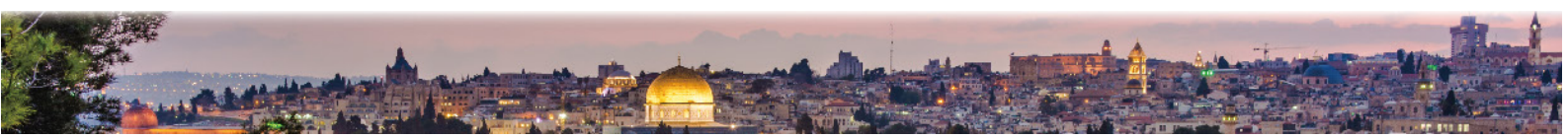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學習生命的平衡

2025/07/11



這幅圖描繪了洪水滂沱與無盡水面的景象，強調瑪西班牙那種單調的氛圍。畫中柔和的色調也捕捉了以色列人進入降雨季節的氣候轉變：明亮的藍天被灰色的雲覆蓋，猛烈的雨勢讓人聯想到挪亞時代的大洪水。

瑪西班牙月 (Cheshvan) 又稱「 Mar Cheshvan 」，是希伯來曆的第八個月，若從吹角節 (Rosh HaShana) 起算，則是第二個月。在聖經中，瑪西班牙也叫做「布勒月」 (Bul)。希伯來文的「 Mar 」意思是「苦」，因為這是希伯來曆中唯一沒有任何假期或特定習俗 (如禁食) 的月份。瑪西班牙被認為是在延續提斯利月 (Tishri) 之後的陡然下降，即在這麼多節期結束後，回歸平凡的生活。此時也是將提斯利月眾多節期所領受的啟示與祝福，融入日常生活的關鍵時刻。



根據猶太人的說法，這是學習在靈性與物質生活上維持良好平衡的時機。正因瑪西班月如此平凡，猶太人會說，這個月正代表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目的。猶太人被呼召在地上活出神的國，藉由活出上帝的律法、在生活的各層面作世上的光，並成為列國的榜樣：不論是從商、服事他人、烘焙麵包、製作傢俱，再到經營與家人和鄰舍的關係，都能體現神的心意。

猶太人的世界觀不認同「柏拉圖式的區別」的想法，意即區分靈性與物質生活，並視前者更為重要。他們認為，人們在平凡生活中的行動，本身就是靈性的表達。當兩位基督徒見面時，他們會問彼此：「你所信的是什麼？」但當兩位猶太人見面時，他們卻會問：「你在做什麼？」

正如婚姻的蜜月期結束後，才是真正建立關係的時刻，信仰生活也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以信任和忠誠來表達對神的重視。此刻正是我們與上帝之間，走進穩定、長久與滿有喜樂的階段。

再次重申，正如這本冊子多次所強調，基督徒無須等到瑪西班月才活出此真理。反之，我們應將視其為重要提醒，謹記耶穌藉十架犧牲所賜的奇妙恩典。「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羅馬書 8 章 15 節）「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約翰一書 3 章 1 節）

「瑪西班月」是我們學習將上一個月所領受的啟示與恩典，實際活出來的時刻。那些曾來到耶路撒冷慶祝住棚節的人們，



聽見許多激勵人心的信息、經歷上帝的同在，也得著新的啟示與感動。現在，就是行動的時刻，而瑪西班牙是屬靈的訓練場，我們手中的武器就如以弗所書 6 章 10 到 18 節說：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做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做帶子束腰，用公義當做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當做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又拿著信德當做藤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在希伯來書 12 章 1 到 2 節中，我們再次看到「堅忍」（Perseverance）的特質被提及：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保羅用長跑來比喻信仰生活。有跑過馬拉松的人都知道，一開始會喘不過氣，但只要堅持，就能突破原先的限制，呼吸



會再次順暢並進入新一輪的狀態。堅忍與忍耐生出老練，產生真正的耐力。屬靈生命中，瑪西班月代表的即是「鍛鍊屬靈耐力的月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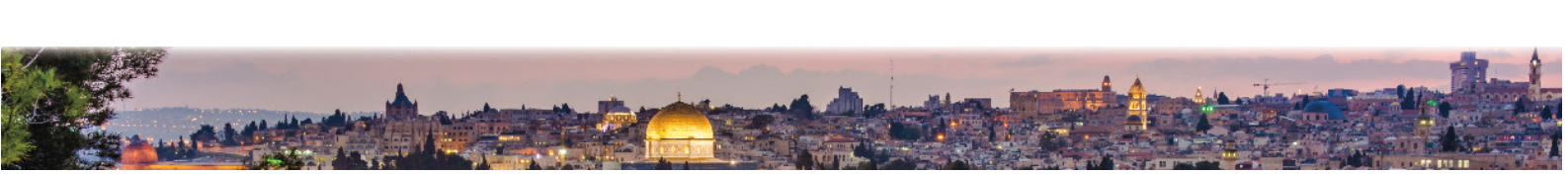
根據聖經記載，瑪西班月有哪些重要事件？

這些事件包括：挪亞時代的大洪水在瑪西班月 17 日發生（參創世記 7 章 11 節），一年後的 27 日，洪水退去，挪亞走出方舟（參創世記 8 章 14 節）。

在瑪西班月，猶太人會記念以色列族母拉結的離世。她長眠於伯利恆的路旁，從過去到現在，不同背景的猶太人都會前往那裡禱告。這個月份同時也是雅各最小的兒子「便雅憫」出生的月份。那麼，這兩個事件對瑪西班月有什麼樣的屬靈啟示？

終其一生，拉結從未進入以色列地。她在雅各帶領家人進入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時死亡，而這也象徵著猶太民族的流亡。然而，另一個相反的層面，其子便雅憫是雅各眾子中唯一出生在以色列地的孩子，他的誕生也標誌著猶太民族的完整。從這當中，我們可以看見屬靈的深意：拉結的死亡，帶來新生的便雅憫；在黑暗中，蘊藏著光明的未來。

我們可以在挪亞的故事裡看見類似的主題。雖然舊有的世界在洪水中結束，於此同時，新的開始也藉挪亞的生命種下。舊秩序瓦解，卻也孕育出新的潛力和新生的希望。



瑪西班牙之所以被稱為「苦月」，也是因為以色列的氣候在此時進入衰退：灰濛濛的天空、變短的白晝、漫長的黑夜、凋零的樹葉與休眠的大地。然而，秋雨也在這個季節降臨，將為下一年生命的萌芽進行預備。在這段看似由黑暗掌權的日子，卻也是屬靈種子在地底開始扎根之時。

瑪西班牙的核心信息是，即便在黑暗之中仍充滿盼望，我們相信等待著我們的是結實纍纍的未來。現在是孕育與灌溉的時機，此時此刻，我們應將提斯利月眾節期所收割的屬靈種子重新撒入心田，並藉由研讀神的話語來滋潤生長。同時，主也盼望在此刻修剪我們，好讓我們結出更多果子。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祂必叫你們升高。（彼得前書 5 章 6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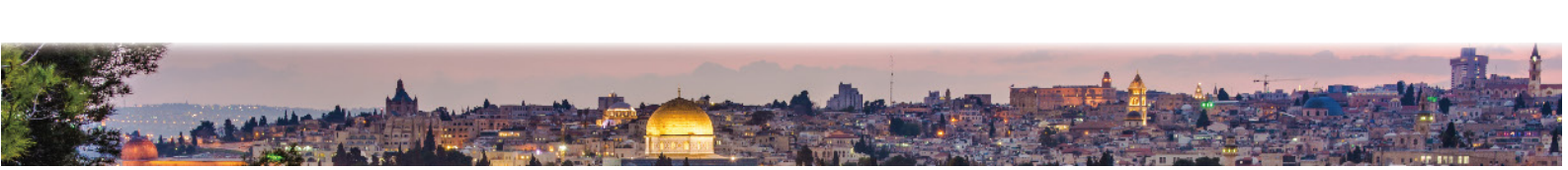
文章來源：ICEJ 國際事務部副總裁 克謀智（Mojmir Kallus）
博士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羅馬書 5:3-5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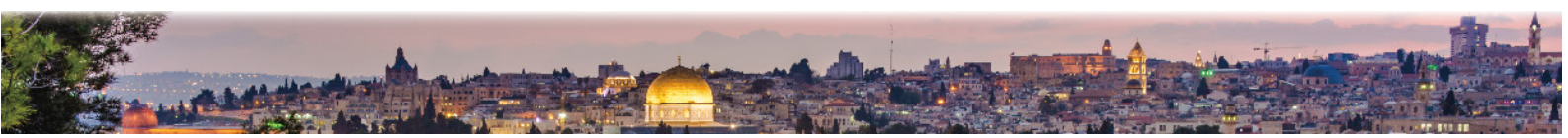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希伯來書 12:1-2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禱告方向

親愛的主，當我們在提斯利月領受豐盛祝福後，求主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繼續花時間親近祢，使祢在我們屬靈生命中所種下的種子，都能孕育、成長以及結果。我們也懇求主賜給我們忍耐與堅持到底的心志，相信在任何時候，祢都是我們的盼望，而我們也要時時仰望祢，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希伯崙酋長

希望加入「亞伯拉罕協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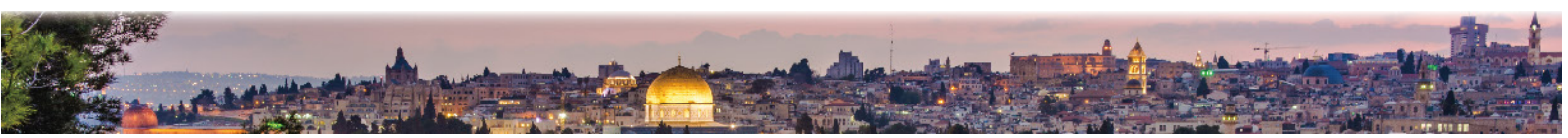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2025/07/11

「我們希望與以色列合作。」希伯崙酋長(Sheikh，也可直譯為謝赫)瓦迪·賈巴里(Wadee' al-Jaabari)如此表示：「我們希望共存。」



酋長法里德·賈巴里(Sheikh Farid al-Jaabari)，2012 年在撒馬利亞地區與猶太「定居者」會面。他是目前正在推動與以色列和平進程的希伯崙部族領袖的父親。(照片來源：Noam Moskowitz/Flash90)

酋長瓦迪·賈巴里(Sheikh Wadee' al-Jaabari)與希伯崙地區其他四位重要的部族領袖，聯合簽署了一封信，承諾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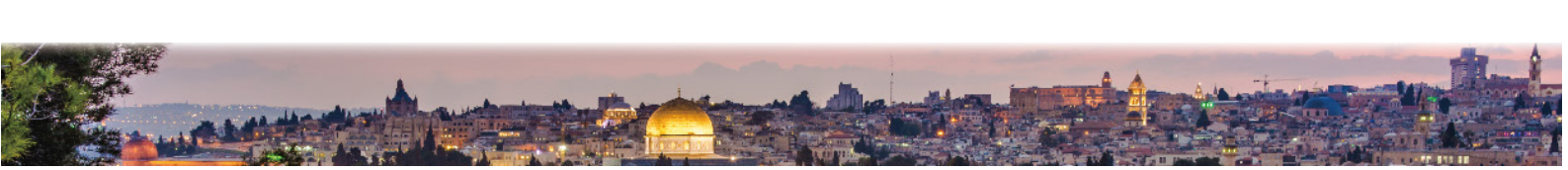
和平並全面承認以色列為猶太人的國家。他們的計劃是讓希伯崙脫離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建立一個獨立的酋長國，並加入「亞伯拉罕協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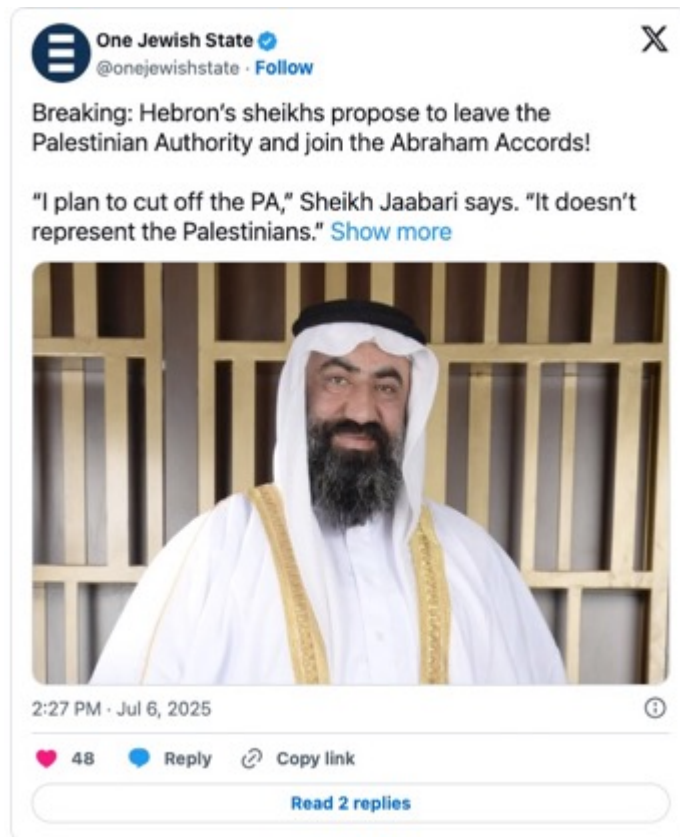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這封信是寫給以色列經濟部長、前耶路撒冷市長尼爾·巴爾卡特（Nir Barkat）的。自今年二月以來，巴爾卡特已在家中接待希伯崙酋長們，並與他們會面十多次。他們請求巴爾卡特將這封信轉交給總理納坦雅胡，並正等待他的回應。

酋長們寫道：「希伯崙酋長國（Hebron Emirate）將承認以色列是猶太民族的國家；與此同時，我們希望以色列國也承認希伯崙酋長國是希伯崙地區阿拉伯居民的合法代表。」

信中呼籲設定談判時間表，加入「亞伯拉罕協議」，並達成「公正且合理」的協議，以取代「只帶來災難、死亡、經濟崩潰與破壞」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他們指出，**1990 年代以色列與巴解組織簽署的奧斯陸協議**，反而讓貪腐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上台，排擠了真實且具代表性的傳統部族領袖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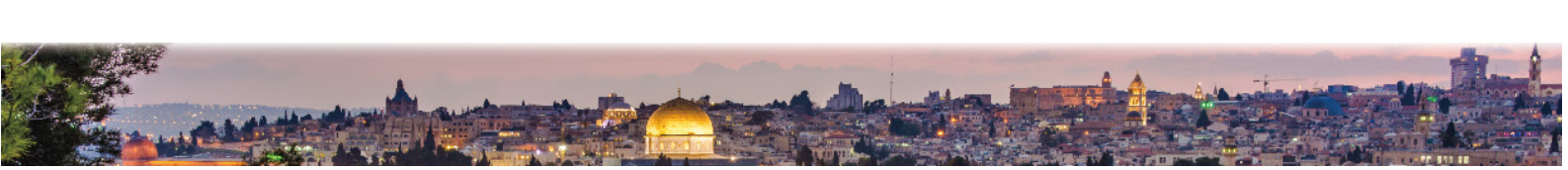
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馬斯發動侵襲以來，賈巴里與其他酋長表示，他們意識到巴勒斯坦國將永遠不會實現。





貼文：希伯崙酋長提議脫離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加入「亞伯拉罕協議」！「我計劃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斷絕關係。」酋長賈巴里說道：「它不代表巴勒斯坦人。」

酋長們提議，以色列允許先行發放 1 千名希伯崙工人的工作許可，作為試行，之後再增加 5 千人。據他們表示，巴爾卡特曾提到，這個數字最終可望擴增到 5 萬人，甚至更多。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在以色列工作是他們重要的經濟來源，但大部分的工作證在 10 月 7 日後都被凍結。信中承諾：「我們對工人參與恐怖主義活動採取零容忍政策」，並指出這與當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發錢獎勵恐怖份子」的政策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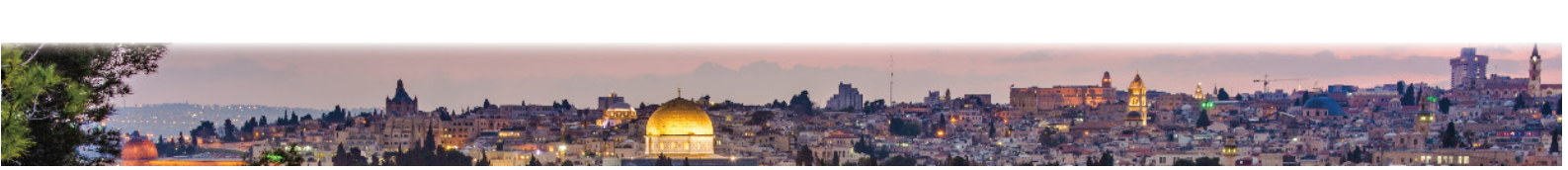
巴爾卡特認為，舊有的和平進程已經失敗，現在需要「新的思維模式」。他的行動是在以色列政府知情下而進行的，據說納坦雅胡對此倡議持謹慎支持的態度。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強調了他們與居住在猶大地區的猶太居民（即「定居者」）的長期合作關係，並指出對定居者而言，他們會發現這項計劃頗具吸引力，有很多值得讚賞的地方。酋長的信中提到了與猶大與撒馬利亞地區猶太社區理事會主席約西·達根（Yossi Dagan）的會談。達根表示，他支持這項計畫，並確實與酋長們就此展開了合作。他提到，早在13年前就與賈巴里酋長首次見面，並說道：「他的父親是位勇敢的領袖，始終以人民為優先，如今他的兒子也是如此。」

文章來源：以色列今日報（israel today）約西·阿隆尼（Yossi Aloni）

文章日期：2025/07/06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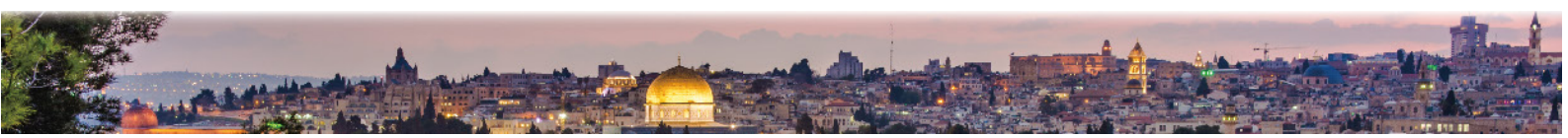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撒母耳記下 2:11

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個月。

禱告方向

親愛的主，感謝祢將願意與以色列和睦相處的渴望放在希伯崙部族的領袖中間，懇求主帶領並祝福這項倡議得以實現在猶大和撒瑪利亞地區，並讓更多的巴勒斯坦人看清楚哈馬斯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對他們民族的傷害，並勇敢地倡議與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改善他們人民的經濟和生活品質。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心繫信仰的波斯猶太人回憶錄

2025/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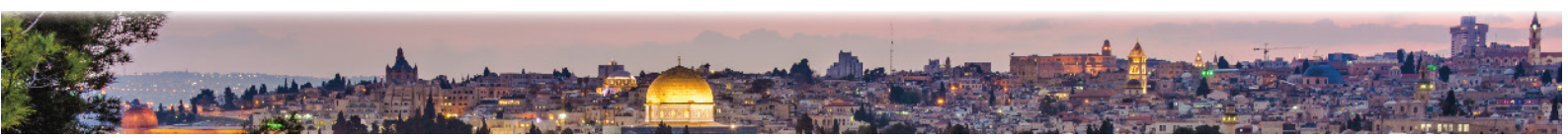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我依然與源於第一聖殿時期的傳統緊密相連



照片來源：波阿斯·巴赫洛（Boaz Bachrach）提供

雖然當我們全家離開伊朗西部遷往以色列時，我還只是個蹣跚學步的孩子，但我心中仍然繫著那條可追溯至第一聖殿時期的傳統脈絡。

現代伊朗常因其核野心、對以色列的攻擊，以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政府對西方的敵意口號而登上新聞頭條。很難想像，不久前伊朗還是一個世俗、和平且自由的國家，是由與猶太人和以色列友好的巴列維國王統治。而我，正是在那樣的伊朗出生的。（註：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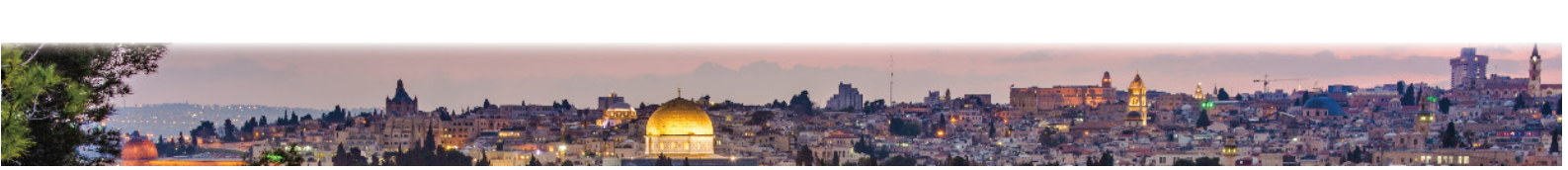
Pahlavi)，通常簡稱為沙阿(Shah)，是伊朗最後一位沙阿，統治時期為 1941 年至 1979 年。)

我 1950 年出生於伊朗西部庫德斯坦(Kurdistan)地區，靠近伊拉克邊界的文化重鎮「薩克茲市」(Saqqez)。這是個歷史悠久且虔誠敬畏神的猶太社區，據傳我們的族群可追溯被亞述王西拿基立(Sancheriv of Assyria)放逐的十支派，甚至更早，可能在第一聖殿(Beit HaMikdash)被毀後，我們的利未人(Leviim)祖先被擄，並未如同其他人一樣回歸以建第二聖殿。

那時的薩克茲位於兩千年前古代巴比倫(Bavel)的地界，當地猶太人講的語言是亞蘭語(Aramaic)，也就是塔木德和翁克魯斯譯本(Onkelos)所用的語言。我們家說的就是這樣的亞蘭語，混合了幾世紀以來吸收的一些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詞彙。我們家族延續許多古老的問候語，例如親戚見面會說：「dachyet」(亞蘭語「dachia」，意為「你潔淨了嗎？」)。這種對小孩來說不尋常的問候語，或許保留自聖殿時期遵行潔淨律法(Taharah)的遺風。

在我還是幼童且尚未搬到以色列之前，我們全家只會說一種語言。直到今天，當我打開塔木德學習時，亞蘭語(Aramaic)從來不是我需要努力克服的部分，感謝主(baruch Hashem)，我如今已經進入第四輪的「每日一頁」(Daf Yomi)學習循環。

我們家族是虔誠敬畏主的人，嚴謹遵守猶太教律法(halachah)，也熟習「卡巴拉」(Kabbalah，猶太神秘主義)。



我們持守古老的傳統，包括履行「義務婚」(yibum)的誡命：當我祖父的兄弟去世，未留下子嗣時，庫德斯坦(Kurdistan)的猶太宗教法庭(beit din)要求我的祖父娶寡嫂為妻(儘管他當時已與我祖母結婚)。

我們這個古老的社群在數千年的流亡(galut)歷程中，始終堅守著自己的根。然而，這一切在 1948 年都改變了。儘管庫德斯坦的猶太人已在當地居住了好幾個世紀，我們內心從未停止渴望歸回以色列之地，尤其是耶路撒冷。當以色列國正式復國時，我們終於看見夢想成真的希望。這份對聖地的熱愛並非出於政治立場，而是深植於信仰中，我們的社群將以色列復國視為「最終救贖」(Final Redemption)的開始。

首先，整個薩蓋茲(Saqqez)的猶太社群齊心一志，一同搬遷到首都德黑蘭。當時，以色列與伊朗關係友好，還派遣飛機來接我們全體出發。那是在 1951 年，來自庫德斯坦的數百個家庭，與來自中東各地的數千猶太人一同踏上移居新生國度的旅程，將夢想化為現實。

(幾十年後的 2022 年，伊朗革命衛隊[IRGC]「道德警察」殺害了摘下頭巾的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薩蓋茲成了伊斯蘭壓迫的象徵。那片我的父母曾經熱愛並渴望再訪的故土，隨著 1979 年的伊朗革命，徹底改變，再也無法回去。)

雖然我們滿懷激動踏上前往以色列的旅程，但這場大規模的回歸(aliyah)也並非沒有挑戰。離開伊朗時，我們每人僅被允許攜帶一件行李箱。有人試圖變賣家當，但非猶太人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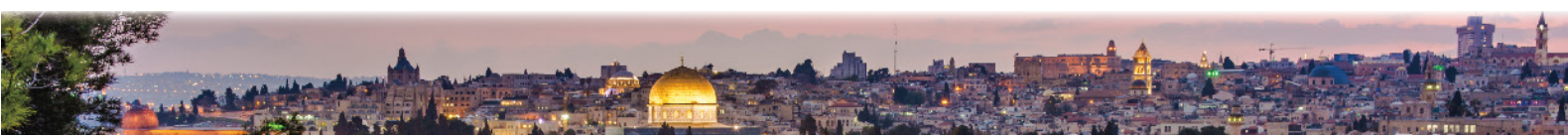


我們即將離開，便拒絕購買任何財產。人們幾乎是兩手空空地離開。抵達以色列後，我們也不能接續在庫德斯坦的職業。我父親在薩蓋茲時是一名會計師，但語言障礙和資格認證讓他一開始無法從事該領域的工作。直到五年後，他通過必要的考試，才得以重返專業領域。

隨著來自整個中東穆斯林國家的移民激增，新生的以色列國面臨為數十萬新公民尋找居所的巨大挑戰。起初，我們與其他來自中東的猶太人一同被安置在哈代拉（Hadera）附近的帳篷城。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這就是來自穆斯林國家的猶太人所面對的現實。然而這種狀況無法持續，政府必須迅速尋求解方。

在 1948 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許多阿拉伯人受到其領袖鼓動，棄家逃離耶路撒冷的許多社區。這些被遺棄的地區後來被重新規劃，用以安置蜂擁而至的移民。我們一家便被安排到耶路撒冷南邊的塔爾皮奧特（Talpiot）地區，那裡原是一片荒蕪的土地，我們建起了過渡營地（ma' abarah），住的是臨時搭建的鐵皮屋。這裡條件雖然比帳篷好一些，但也差不了多少。在以色列的頭四年，我們沒有電，也沒有室內自來水設施。

在冬天的雨季裡，雨滴打在鐵皮屋頂上，聲音刺耳，常常嚇得孩子們開始哭鬧。屋外泥濘不堪，一走出去就陷入由雨水形成的厚重爛泥之中。冬天的耶路撒冷濕冷刺骨，屋內卻沒有任何暖氣。到了夏天，這些鐵皮屋就像烤箱一般悶熱，四周沒有任何樹木可以遮蔭，也無法躲避炙熱的陽光。這裡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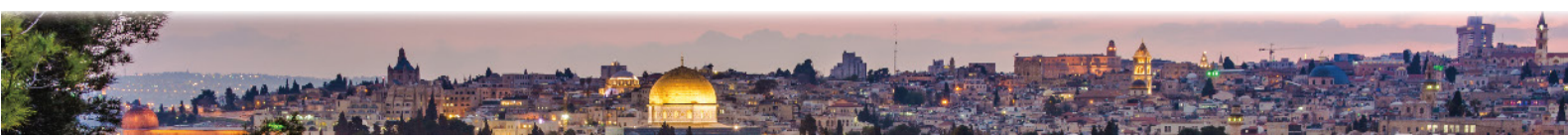


有衛生設施，沒有浴室，沒有自來水。我們只能步行到公共水井打水。連購買基本食物如雞蛋、食用油、糖和茶，都必須出示政府發放的配給券。配給券數量有限，是為了確保需求不會超過供應。當時因為食物極度短缺，營養不良與疾病在兒童和老人之間極為普遍。

除了過渡營地（ma' abarot）本身的惡劣條件外，將數以千計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中東猶太人安置在極度擁擠的環境裡，也導致了無數爭吵與文化衝突。而塔爾皮奧特（Talpiot）過渡營靠近約旦邊界，卻沒有清楚的界線標示。猶太人經常聽到從邊界傳來的槍聲，有些人不慎接近未標示的邊界，甚至因此受傷或喪命。

事實上，約旦人所帶來的問題並不限於塔爾皮奧特地區。我的外祖父母被安置到耶路撒冷馬米拉（Mamila）社區雅法路盡頭一棟被遺棄的阿拉伯人建築中，緊挨著約旦與以色列軍隊之間的非軍事區（無人區）。他們家的陽台正對著老城城牆，而僅僅約一百英尺遠的地方，便有約旦士兵架著槍。外祖父母常常告誡我不要走上陽台，因為那裡太危險，約旦士兵隨時可能開槍。

那一帶地區非常危險，約旦人不時從無人區朝以色列軍方陣地投擲石塊，甚至開槍射擊。我兒時的一個朋友就因不小心走進非軍事區，踩到地雷而失去了一條腿。由於我外祖父母的家靠近約旦軍隊的陣地，以色列士兵經常會出現在他們家的屋頂，與敵軍對峙。在住棚節（Succot）期間，外祖父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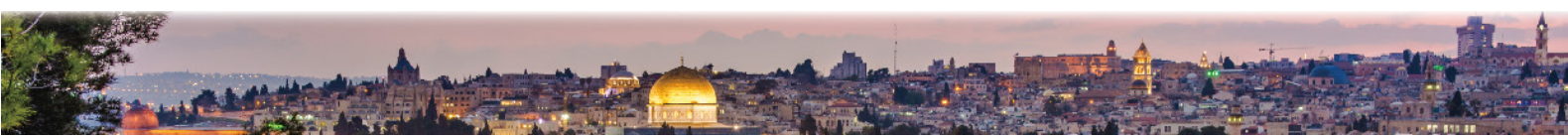
在屋頂搭建棚屋（succah），並邀請那些當時沒執勤的士兵們一同上棚與我們共度節期。

1955 年，我們從塔爾皮奧特（Talpiot）的過渡營搬到耶路撒冷的卡塔莫寧／戈嫩（Katamonim / Gonen）社區，政府在那裡為新移民建造了小型公寓。雖然我們仍然沒有電，但至少有了自來水和室內排水設施。那時我已有兩個弟弟，一家五口擠在一間狹小的套房中生活。兩年後，我們搬到稍微大一點的公寓，這次終於有了電。

卡塔莫寧與其他低收入地區類似，是一個充斥著犯罪與爭鬥的貧民窟。因為買不起玩具和遊戲，街坊的孩子們只好自己找樂子。有時候，為了湊錢買玩具或腳踏車，我們甚至會去挖黃金，因為傳說在 1948 年阿拉伯人撤離時，曾把金子埋在房子裡，那些房子如今早已變為廢墟。這些傳聞並非空穴來風。我有一位親戚，在 1950 年代住在馬米拉地區一棟被遺棄的阿拉伯房屋裡，曾在拆牆時真的發現牆裡藏有黃金。

我們其他的「遊戲」還包括跳上路過卡車的保險桿，搭便車到社區內的不同地方，還有在冬天玩泥巴滑梯。有一次，我父親從軍隊後備役中獲得 24 小時休假，回家時帶回一把槍、手榴彈和其他彈藥。我們趁他睡覺時，偷偷拿了一些子彈丟進屋外的火堆裡看它們像火箭彈一樣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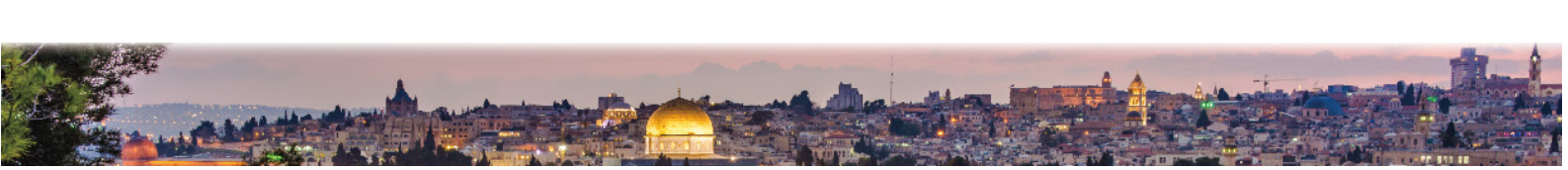
雖然以色列政府盡力運用有限的資源為大量移民提供最基本的住房，但宗教設施方面卻極為稀缺。社區裡沒有猶太會堂（shuls），因為政府希望優先建造住房，而非宗教設施。



我們只好在學校和幼兒園裡聚會，在安息日和節期時進行禱告。有一群年輕學生（bochurim）會從附近的波拉特約瑟夫猶太學院（Yeshivat Porat Yosef）分校過來，教導孩子們學習妥拉，並用糖果作為誘因，吸引孩子們來學習妥拉。不過，除此之外，當時並沒有組織化的猶太經典教育（塔木德妥拉 Talmud Torah）。

（將近二十年後，拉比奧巴迪亞·約瑟夫（Rav Ovadiah Yosef tz”l）成為以色列塞法迪猶太教大拉比，立志要「讓塞法迪（Sephardic）傳統與誡律重現昔日輝煌」。他積極推動政府與以色列及海外的富有塞法迪人士出資，在卡塔莫寧及全國各地建立會堂與猶太學校。如今的卡塔莫寧（部分地區已被更新與富裕化）擁有許多美麗的會堂（shuls）與研經院（batei medrash）。）

對我們來說，這一切的轉變很難適應。在我們的庫德斯坦家鄉，所有猶太人都是遵行妥拉的。雖然我們鎮上只有大約 250 個猶太家庭，卻有好幾座猶太會堂（shuls），都有固定的禱告會（minyanim）。那裡有猶太兒童宗教學校（cheder），還有一間小型的猶太學院（yeshivah），由曾在巴格達猶太學院研習的拉比們（rabbanim）教授猶太宗教課程（Limudei Kodesh）。然而，許多新移民在這個幾乎沒有宗教基礎設施的新國家裡，信仰生活逐漸滑落，眼睜睜看著猶太人的傳統生活方式（Yiddishkeit）一點一滴消失。那些曾經充滿宗教熱忱的社群，也慢慢失去了昔日的火熱。



但我很幸運，因為我有一條屬靈的生命線，就是我的祖父（saba）。雖然他不是拉比（rav），也不是備受敬仰的學者（talmid chacham），但他是個非常虔誠的教徒，終其一生都專注於學習妥拉，也致力於庫德社群的公共事務（tzarchei tzibbur）。在伊朗，他是薩格茲（Saqqez）猶太會堂的財務。我經常跟著祖父一起去臨時搭建的會堂，有時整個安息日都和祖父母一起過。祖父也總是確保我進入宗教學校接受教育。

同時，我父親也對社群裡缺乏猶太會堂感到憂心。1957 年，他與另外三位來自薩格茲的朋友一起自發募款，在卡塔莫寧為庫德社群建造了一座會堂。這座會堂至今仍屹立不搖，只是現在外貌大不相同。當時有一位虔誠的建築承包商想在會堂所在的街區興建高樓住宅，因此他答應先在街對面建一座嶄新的會堂，之後再開始蓋住宅。

1967 年，我讀高中最後一年時，會從卡塔莫寧搭公車到耶路撒冷市中心的學校上學。但在那年猶太曆的以珥月 26 日（26 Iyar），一切突然改變。空襲警報突然響起，我和同學們沒去參加歷史科的考試，而是躲在學校的防空避難室度過了一天。這是六日戰爭（Six Day War）的第一波攻擊，約旦的砲火向耶路撒冷如雨般地傾瀉而下。

儘管我後來能夠徒步回家，且我們住的地區不在主要攻擊線上，但戰爭其實已經近在咫尺。我們可以看到照明彈、聽到爆炸聲，也親眼看到以色列的戰機攻擊吉洛山區（Gilo mountain area），那裡是約旦軍隊的砲兵陣地，就在伯利恆（Beit Lechem）附近。接下來的幾天，我幾乎能在我們建築



物的屋頂上，看著機槍掃射的場景。我還親眼看到一架以色列戰機在拉結墓(Kever Rachel)附近被擊落。但奇蹟發生了：僅僅三天內，整個耶路撒冷，包括老城(Old City)，回到猶太人手中，再過三天，猶大(Yehudah)、撒馬利亞(Shomron)、西奈半島(Sinai)和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也都回到了猶太人手中。我們離老城走路距離不遠，所以成為第一批在哭牆(Kotel)禱告的平民之一。

戰爭結束後不久，我和朋友們便收到以色列國防軍(IDF)的徵召令。我與一群宗教背景的學生一起報到，那時以色列國防軍首席拉比施洛莫·戈倫(Rabbi Shlomo Goren)親自接見了我們每一位，他在尋找可以擔任軍中拉比的宗教士兵，以負責各前線單位的宗教事務。不過我覺得自己不適合做軍中拉比，因為我不太熟悉猶太律法(halachah)，也對那樣的角色沒有信心。最後我被指派負責訓練准軍事高中生成為新兵。

儘管我沒有成為軍中拉比，我仍堅持參與部隊的宗教生活，而這往往並不容易。軍隊對宗教表示尊重，只要它不妨礙軍事任務。例如，若你要參加清晨點名，那你就得更早起床去做早禱(daven)。

我三年服役期的最後一年正值以埃消耗戰爭(War of Attrition)期間，那時西奈半島、戈蘭高地以及約旦河谷常遭受到敵軍的砲擊。我記得有一個安息日下午，我們駐紮在耶利哥以北且面向約旦山區邊緣的敵軍陣地的地點。那天本應該是我們休息的時間(因為安息日不安排訓練)，但卻遭遇猛烈砲擊。有一顆砲彈落在離我約三十公尺遠的帳篷裡，造成數名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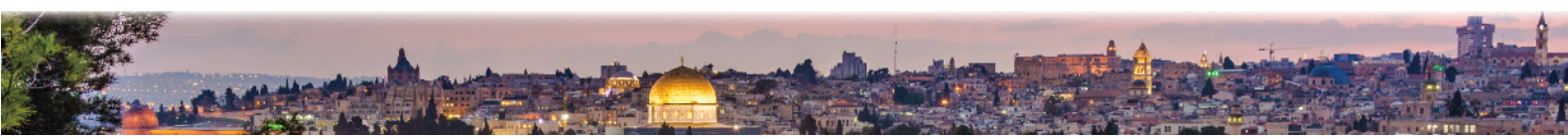
死亡。我立刻抓起烏茲衝鋒槍與頭盔，奔向掩蔽處躲避，直到空軍對約旦砲兵陣地發動有效反擊，將約旦河對面的整座山頭都點燃了熊熊大火，砲火才終止。

在約旦河的日子結束後，部隊單位的一部分被調回靠近敘利亞邊境的原基地，在那裡我們可以獲得更新且更準確的情報消息，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應對敘利亞的軍事砲擊。有一次，我們接獲即將遭受砲擊的預警。我當時負責管理一隊士兵，特別擔心站在基地大門哨亭的那名士兵，因為他離防空避難所太遠。最後我設法聯繫上他，叫他趕緊躲到哨亭旁的壕溝裡。他才剛進壕溝，那個哨亭就被直接擊中，完全炸毀。

靠著神的憐憫（B' chasdei Hashem），我們那次和之後的砲擊中，全體士兵都平安倖存。但僅僅三年後，在 1973 年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中，我們的作戰部隊在奪回黑門山（Mount Hermon）戰略高地的激烈戰鬥中，有幾位士兵不幸陣亡。

那段期間，我期待著能夠回歸平民生活，在希伯來大學就讀。就是在那裡，我遇見了未來的妻子南希（Nancy，希伯來名 Nissa），當時她是羅格斯大學（Rutgers）的大三學生，在以色列進行一年交換學生。

但平靜的日子沒持續多久。以色列邊境的局勢日益緊張，到了 1973 年贖罪日的前夕，各方跡象顯示另一場戰爭即將爆發。就在贖罪日下午，當我與數千位身披禱告巾（taleysm）的男子在會堂中禱告（davening）時，我被召集離開，被指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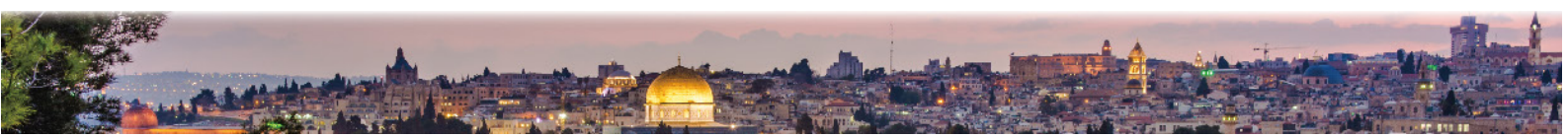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負責通知其他希伯來大學的學生回到各自的軍事基地。整場戰爭期間，我們家所有成年男性都被徵召服役，我的弟弟在阿里爾·沙龍（Ariel Sharon）的部隊中深入西奈半島，該部隊最終突破蘇伊士運河，包圍了埃及第三軍，為戰爭劃下終止符。我則駐守在別是巴（Beer Sheva）附近，我們部隊負責協助傷兵送往各大醫院，所以不論官方報告如何，我都親眼見證了戰爭帶來的慘烈損失。連我父親也被派駐守在耶路撒冷老城，以防在兩線作戰時，當地的阿拉伯人引發騷亂。

這都是 50 多年前的事了。雖然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了一整段嶄新人生，但我仍想在這樣的日子裡，分享我早年的故事。贖罪日戰爭結束後，我從希伯來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前往美國攻讀商業與會計碩士，後來成為註冊會計師（CPA）。我和南希在美國結婚，最終定居在新澤西州的高地公園的愛迪生（Highland Park-Edison）地區一帶，至今已超過四十年。如今我們的家庭早已成為典型的美國虔誠猶太人家庭，但我心中仍有一部分，始終是那個來自薩格茲、在聖地開啟新生活、努力抓緊祖輩傳承的庫德／伊朗猶太男孩。

如今新聞版面充斥著有關伊朗激進宗教統治者的消息，我們卻依然記得那個曾經寧靜的年代，那也是我們個人救贖旅程的起點。

願全體以色列民（Klal Yisrael）不久將來都得見最終的救贖（Final Redemption），不再有戰爭，不再有飛彈，只有那真實可觸的聖潔與救贖（geulah）。



文章來源：猶太家庭週刊(Mishpacha)波阿斯·巴赫洛(Boaz Bachrach)

文章日期：2025/07/01

翻譯 | 校稿 | 編審 | 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申命記 6:2:

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神，謹守他的一切律例誡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

何西阿書 3:5

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尋求他們的神——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衛。在末後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他的恩惠。

禱告方向

親愛的主，感謝祢信實帶領猶太人從世界各地回到這應許之地，即使面臨種種挑戰，他們依然心繫著錫安，堅守住祢的聖言。我們懇求主的靈繼續感動猶太人民對真理的追求，挪去他們心中的帕子，接受耶穌基督就是他們祈盼已久的彌賽亞，並使他們得著救贖恩典，在真理中得以自由，活出神豐盛的生命。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認識台灣 ICEJ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簡稱 台灣 ICEJ)，是 ICEJ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全球第一個華人分部，於 2012 年正式在台灣登記為非營利機構，其前身為台灣辦事處，於 2004 年起致力於連結華人眾教會，並分享以色列異象，以禱告和奉獻支持祝福以色列；每年以奉獻支持關懷猶太人的歸回及慈惠事工、並帶領華人團體上耶路撒冷守住棚節、且每週傳遞以色列當地時事現況及代禱消息給眾教會。更多認識我們或希望收到每週消息，請來信。

E-mail : icej.taiwan@icej.org.tw

官網 : <https://www.icej.org.tw>



台灣ICEJ YouTube
觀看最新影音新聞、
歸回與慈惠事工影片



台灣ICEJ Line@
每週以色列新聞及代禱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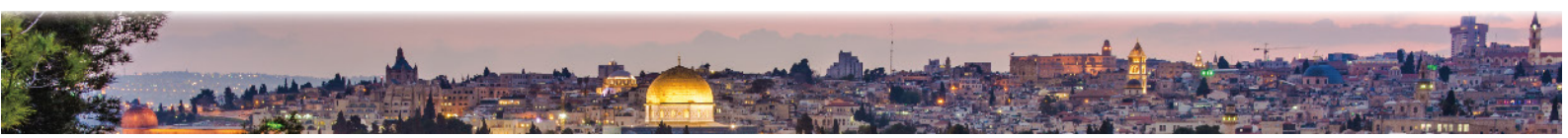
台灣ICEJ官方網站
完整資訊都在這
(可到網站下方 訂閱免費電子報)



台灣ICEJ Facebook
不錯過即時消息與影片



台灣ICEJ Instagram
以色列生活大小事、
節日卡片、經文圖與您分享



關於ICEJ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ICEJ)為一非營利機構,1980年成立,總部在耶路撒冷,全球近90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正式於2012年成立,並在內政部登記立案為「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為全球第一個華人分部。

過去36年來,我們致力猶太人回歸,透過各種慈惠工作幫助、安慰以色列,於以色列危難時提供實質且及時的幫助,成為眾教會愛以色列的平台,更是列國教會與猶太人和好的橋樑。並向世界傳遞愛以色列的訊息,站立抵擋「反猶主義」。自1980年,每年住棚節舉辦之特會及耶路撒冷遊行已安慰、鼓勵許多猶太人。歡迎以禱告、奉獻、義工、加入會員等方式參與。

我們在以色列的慈惠專案

海法之家(HafaHome):大屠殺倖存者之家,以色列境內仍有約18萬位倖存者,許多為獨居,或是受身心疾病之苦。

猶太人回歸(Aliyah):肩並肩計畫幫助移民建立新生活,紅地毯計畫提供歸回移民機票,及各種回歸申請諮詢。地平線計畫幫助新移民接受教育,特別是衣索比亞年輕回歸移民,建立生活能力。

開封猶太人及印度瑪拿西支派回歸:包含機票、回歸後生活,語言學習等。近期,台灣ICEJ參與資助五位年輕開封猶太人。我們已於2015、2016年幫助開封及烏克蘭猶太人回歸,目前以衣索比亞歸回為主要幫助對象。

婦女:遭受暴力或是墮胎邊緣的婦女,以降低以色列墮胎率。

希望計畫:對烏克蘭奧得薩市中生活面臨危機的猶太孩童提供緊急救助以及教育援助計畫。

危機基金:防空洞建置、恐怖攻擊時臨時的安頓、防空洞內飲食及用品。提供資金援助,讓接受恐怖攻擊受難者接受創後壓力症候群(PTSD)心理輔導等。

常受恐怖攻擊區域(如靠近迦薩走廊的Sedrot)青少年的陪伴及輔導。

貧窮者:大約25%以色列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許多兒童及年輕人則是營養不良。我們提供婦女或是殘障人士職業訓練,以幫助打破貧窮的循環。

阿拉伯基督徒:扶持基督徒、婦女職業訓練、兒童/青少年課輔及電腦設備。

奉獻(信用卡或外幣奉獻,請與我們聯繫)

銀行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

國際基督徒協會

中國信託(代號 822)內湖分行

帳號: 4515-4017-1624

郵局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

國際基督徒協會

郵局(700) 世貿分支代號(0010)

劃撥帳號: 50251805

線上奉獻QR code



〈連絡我們〉 聯絡人:林姐妹

電郵:icej.taiwan@icej.org.tw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78號7樓

臉書:ICEJ Taiwan 華語

電話:02-7736-6250

網站:www.icej.org.tw

傳真:02-8192-6895